目　录

袁　鹰　长河回首(前言) …… (1)

上编(1900年—1949年)

王钟麟　扬州饥民惨状记 …… (3)
周　伟　车桥乡记 …… (5)
鲁　迅　一件小事 …… (7)
社戏 …… (9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…… (17)
冰　心　往事 …… (21)
丢不掉的珍宝 …… (27)
郭沫若　月蚀 …… (32)
叶圣陶　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…… (43)
朱自清　执政府大屠杀记 …… (46)
柔　石　一个伟大的印象 …… (53)
沈从文　街 …… (61)
鸭窠围的夜 …… (64)
戴平方　四等车中 …… (71)
方志敏　这是一间囚室 …… (75)
夏丏尊　钢铁假山 …… (79)
毕奂午　人市 …… (81)
吴组缃　泰山风光 …… (84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China

萧　军	大连丸上	(102)
萧　乾	流民图	(107)
	珍珠米	(119)
夏　衍	包身工	(131)
	旧家的火葬	(143)
宋之的	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	(147)
荒　煤	我们失去了什么	(154)
田　涛	荒	(158)
白　朗	西行散记	(168)
端木蕻良	青岛之夜	(172)
杨　朔	昨日的临汾	(176)
丘东平	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	(181)
柯　灵	筵前	(193)
	在西湖——抗战结束那一天	(196)
巴　金	广州的最后一晚	(201)
师　陀	盂兰夜	(204)
老　舍	五四之夜	(206)
冯　至	在赣江上	(210)
丰子恺	辞缘缘堂	(214)
朱　雯	孤岛大年夜	(233)
茅　盾	雷雨前	(240)
王西彦	牛	(243)
缪崇群	彼岸	(249)
	血印	(252)
周立波	沁源人民	(254)
吴伯箫	黑红点	(261)
黄宗江	山城水巷	(267)

China

	广和楼	(270)
张爱玲	烬余录	(275)
郑振铎	蛰居散记(六)	(286)
孙　犁	采蒲台的苇	(290)
吴祖光	断肠人在天涯	(292)

下编(1949 年—　　)

魏　巍	谁是最可爱的人	(299)
	依依惜别的深情	(304)
孙　犁	婚俗	(311)
	散文三题	(314)
艾　芜	屋里的春天	(320)
宋之的	草地颂歌	(326)
徐　迟	真迹	(338)
	废园	(342)
何　为	第二次考试	(348)
	临江楼记	(351)
李若冰	察尔汗盐桥	(355)
	逛银河	(360)
杜鹏程	夜走灵官峡	(364)
靳　以	黄浦江的早晨	(368)
叶君健	天安门之夜	(372)
韩北屏	丽日南天	(377)
韦君宜	记西榆林	(384)
刘白羽	红玛瑙	(391)
陈残云	沙田水秀	(399)

China

王　石	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	(406)
房树民		
袁　鹰	井冈翠竹	(420)
魏钢焰	船夫曲	(424)
吴伯箫	记一辆纺车	(432)
艾　煊	碧螺春汛	(436)
韩少华	序曲	(443)
	大弥撒之思	(446)
曹靖华	忆当年，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！	(453)
高　缨	西昌月	(458)
峻　青	秋色赋	(463)
黄宗英	特别的姑娘	(469)
	大雁情	(481)
杨　逵	垦园记	(504)
钱歌川	战争孤儿	(507)
张　长	泼水节的怀念	(510)
冰　心	等待	(515)
丁　玲	“牛棚”小品(三章)	(518)
张　洁	拣麦穗	(528)
杜　宣	狱中生态	(532)
李天芳	打碗碗花	(536)
杨　绛	冒险记幸	(541)
黄秋耘	雾失楼台	(550)
刘　真	望截流	(559)
碧　野	山泉水暖	(563)
吕锦华	悠远的纤道	(569)
陈白尘	忆眸子	(572)

小　思	染血的水袖	(581)
琦　君	三更有梦书当枕	(584)
陈　列	同胞	(597)
司马中原	佛缘	(604)
资华筠	每当我想起烛光下的舞蹈	(610)
苏　叶	总是难忘	(614)
刘成章	安塞腰鼓	(625)
台静农	始经丧乱	(628)
史小溪	延河，奔腾的延河	(633)
廖静仁	资水河，我的船帮	(639)
徐开垒	家事	(644)
王宗仁	静夜，微微的车轴声	(650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　　编

（1900年—1949年）

China

王钟麟

简介暂缺

扬州饥民惨状记

前岁冬居海上，得友人函，言饥民状，予心怦然动，然未一见也。昨以事返扬州，扬州襟江带湖，饥民南下者，均麇集于此。既登陆。晤友人询扬近事，曰：饥民可悲也。予心又怦然动。翌日，以事往乡间，出城西南行。是日朔风怒号，扑面如割，遍野皆作白色。予方饱食醉酒，犹时时肌起粟。行不数武，见若老若小若妇若男，瑟缩遍官道旁，弥望而是，询之皆饥民，有司以圩居之。圩筑以土，圩内聚而处者，不知其几千万也。既入圩，则席棚趾相错，每一姓以一棚界之。有著单衣者，有并单衣无之，仅以破布被体者，匍匐僵处朔风中，瑟瑟战不已。每经一棚，无在无哭声，有男女老幼相抱持哭者；有偃伏草上，拥破席僵卧，色如陈死人，惟胸腹间尚吸吸然者；有男女各坐，以背相承为衾褥者。哭声既遍，野人语举不得闻。有一人手持竹筐，不知从何许得残沈，杂红白，方欲自奉，旁坐者见之，则互抢攘，偶一不慎，筐倾于地，鸠形者咸奔集，手爪膩漆，鹰攫狼搏，残粒顷刻尽。时日光从棚隙下，咸匍匐骈踵，就襮日中，犹战栗不止。一妇哭甚哀，与之钱，受而哭不止。问之，曰：吾家都七人，吾翁死最早，吾姑死，吾夫又死，今昨两日，吾之长次两子又死，所存者，惟吾及一女，亦三数日内人耳。予问曰：若曹胡不归乎？曰：无家可归也。曰：地方官不尝为冬赈局乎？曰：人数过众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，且所给者皆豆饼。豆饼者，榨油之

余粕也，食之不善，往往得疾死，死者日百数十也。予闻之，心益动，涕縻縻堕，不忍再进，遂废然返。

无生生曰：吾以上所纪饥民之状如此，吾而今而后始知吾国人命之贱也。吾闻近岁，十八省无岁无患灾之区，而在上者卒不能实惠及民！嗟彼遗黎，何以堪此！虽曰天灾流行，世所恒有，而人事与有责焉。今日地方大吏，政府枢臣，方且披重裘，餍粱肉，拥艳妻，饮醇酒，于饥民之情形，非惟目不得见，抑亦耳不得闻。即闻矣，其不肖者淡然置之，其贤者虽日谋筹赈之法，而在下者方且以奉行故事掩饰耳目为得计，而彼不知也。吾闻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，其名必出现新闻纸数次。一有水潦，则政府必谋得万全之策而后已。而吾国乃如此，岂苍苍者厌我中国乎！吾思及此，吾直愿我同胞死尽杀尽，不复再生此世界以贻之痛也！虽然，今外势日益急，内忧日益深，碧眼黄须儿，方左持刀，右握矛，以伺吾后。安知吾异日不死于饥，死于寒，死于水火，死于道路与饥民同也！又安知吾侪异日之情状，不尤惨于今日之饥民也！且安知今日之饥民，先我而死者，非得天之福，使不遭异日之祸也！呜呼！吾念及此，吾心灰，吾意尽，吾方自哀之不暇，而又何暇哀饥民为！

〔选自《南社文选》〕

China

周　伟

周伟(1885—?),字人菊,江苏淮安人。南社成员。能诗书画。

车桥乡记

车桥乡者,居古淮阴之东鄙,今淮安县所隶地。地成长方形,长不足三里,广不足一里,居民千余户。穿其中者为涧水,水发源于运河,而东入于海。昔人云:高山大川,实钟灵气,人物之兴,必有赖于是。盖所蕴藏者富,则所发泄者丰,理固然也。车桥地形平衍,既无山谷之嵚崎,足以钟毓豪杰,而兹一勺涧水,亦细流未畅,不足以当大川之澎湃。以故车桥一乡,历明清两代,人物无足称述。非独是乡之穷陋,实亦有地理之关系存焉。近百年来,稍稍有起色,然亦仅得潘四农之讲学,周烈士之死义而已。盖是乡僻处扬子江北,交通未便,不获与名都大邑相往来,民物遂日趋于野,而无可挽救。况又地力硗薄,灌溉不利,荒歉频仍,哀鸿遍野,嗷嗷待哺者,不知其几千万人。荒寒寂寞,椎鲁愚钝,兼而有之,讵非是乡之奇耻大辱厄运悲观也耶!而居是乡者,方且以为法先王遵古道之足以持长久焉,举凡开通民智广启利权之文明事业,莫不摧残排斥,绝其萌芽。因循既久,习染遂深,势不变是乡居民全为野人不止。呜呼!余生于斯,长于斯,祖宗之邱墓于斯,财产之寄托于斯,而又稍识时势,略通典籍,睹兹现状,能无寒心哉!此车桥乡之人事也。至车桥乡之掌故文献,则以乡无志乘,散失无稽。其得载于邑乘者,又简略不详,百年前事,已无能知能道之人。数典忘

祖，耻孰大焉。周烈士在日，曾与余有辑车桥乡私志之愿，今烈士已作古人，余又奔走四方，无兹心力，徒付诸浩叹而已。顾车桥乡命名之义，余尝得闻诸父老云：是乡故有木桥五，架涧水以利交通，以车桥名，实得象形之义。盖涧水既贯是乡，两岸必有市廛居室，故取车字之中竖象涧水，其五画象五桥，旁两小竖象民居，而以桥字殿焉。然则是乡未有名称以前，已先有桥也，已先有五桥也，则此五桥者，即车桥之粹也，即车桥人民所当尊重葆爱而不啻其祖先者也。今桥犹存而古名已失，是车桥名存实亡久矣，能不悲乎！虽然，余记车桥，余又岂仅为车桥悲哉！盖亦有感于穷乡僻壤之足以愚民，使永无得见天日之时，为万方一概耳。夫车桥乡区域虽小，固犹是国家之领土也，乃听其终于穷陋，而不思改计，则举中国之大，自城邑商埠以外，凡类于车桥乡者，从可知矣。呜呼！以如是之民，而国于斯世，有不日益寖衰者耶！此余记之所由作也。

〔选自《南社文选》〕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鲁　迅

鲁迅(1881—1936)，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。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写作，五四运动时期即从事进步文化活动，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。三十年代初筹备和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并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主要作品均收入《鲁迅全集》中，另有《鲁迅译作集》。

一件小事
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

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
我便对他说，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搀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摔坏了。”
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搀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
巡警走近我说，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
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，交给巡警，说，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

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一九二〇年七日　〔选自《呐喊》〕

社　戏

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，只看过两回中国戏，前十年是绝不看，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，那两回全在后十年，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。

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，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，北京戏最好，你不去见见世面么？我想，看戏是有味的，而况在北京呢。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，戏文已经开场了，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。我们挨进门，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，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，再定神四面看，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，挤过去要坐时，又有人对我发议论，我因为耳朵已经嗤嗤的响着了，用了心，才听到他是说“有人，不行！”

我们退到后面，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，指出一个地位来。这所谓地位者，原来是一条长凳，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，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。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，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，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。

走了许多路，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，“究竟怎的？”我回过脸去，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。他很诧异的说，“怎么总是走，不答应？”我说，“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耳朵只在冬冬嗤嗤的响，并没有听到你的话。”

后来我每一想到，便很以为奇怪，似乎这戏太不好，——否则便

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。

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，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。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，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，扮演的多是名角，其一就是小叫天。我买了一张票，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，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。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，竟到第一舞台去了，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，总得使用了才舒服。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，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，用不着争座位，便放了心，延宕到九点钟才出去，谁料照例，人都满了，连立足也难，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。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，旁边有一个鬼卒，我费尽思量，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，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。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，就去问挤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。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，说道，“龚云甫！”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，脸上一热，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，于是看小旦唱，看花旦唱，看老生唱，看不知什么角色唱，看一大班人乱打，看两三个人互打，从九点多到十点，从十点到十一点，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，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，——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。

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候过什么事物，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，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，红红绿绿的晃荡，加之以十二点，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。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，用力往外只一挤，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，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。我后无回路，自然挤而又挤，终于出了大门。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，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，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，我想：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，而叫天却还没有来……

然而夜气很清爽，真所谓“沁人心脾”，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，仿佛这是第一遭了。

这一夜，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，此后再没有想到他，即使偶而经过戏园，我们也漠不相关，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。

但是前几天，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，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，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。其中有一篇，大意仿佛说，中国戏是大敲，大叫，大跳，使看客头昏脑眩，很不适于剧场，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，远远的看起来，也自有他的风致。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，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，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，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。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，竟将书名忘却了。

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，却实在已经是“远哉遥遥”的了，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。我们鲁镇的习惯，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，倘自己还未当家，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。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，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，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，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，抽空去住几天，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。那地方叫平桥村，是一个离海边不远，极偏僻的，临河的小村庄；住户不满三十家，都种田，打鱼，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。但在我是乐土：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，又可以免念“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”了。

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，因为有了远客，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，伴我来游戏。在小村里，一家的客，几乎也就是公共的。我们年纪都相仿，但论起行辈来，却至少是叔子，有几个还是太公，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，是本家。然而我们是朋友，即使偶而吵闹起来，打了太公，一村的老老小小，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“犯上”这两个字来，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。

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，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，伏在河沿上去钓虾。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，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，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。这虾照例是归我

吃的。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，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，黄牛水牛都欺生，敢于欺侮我，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，只好远远地跟着，站着。这时候，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“秩秩斯干”，却全都嘲笑起来了。

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，却在到赵庄去看戏。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；平桥村太小，自己演不起戏，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，算作合做的。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。现在想，那或者是春赛，是社戏了。

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，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。不料这一天真可惜，在早上就叫不到船。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，决没有留用的道理。其余的都是小船，不合用；央人到邻村去问，也没有，早都给别人定下了。外祖母很气恼，怪家里的人不早定，絮叨起来。母亲便宽慰伊，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，一年看几回，今天就算了。只有我急得要哭，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，说万不能装模装样，怕又招外祖母生气，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，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。

总之，是完了。到下午，我的朋友都去了，戏已经开场了，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，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。

这一天我不钓虾，东西也少吃。母亲很为难，没有法子想。到晚饭时候，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，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，他们太怠慢，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。吃饭之后，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，高高兴兴的来讲戏。只有我不开口；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。忽然间，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，他说，“大船？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？”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，立刻撺掇起来，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。我高兴了。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，不可靠；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，他们白天全有工作，要他熬夜，是不合情理的。在这迟疑之中，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，便又大声的说道，“我写包票！船又大；迅哥儿向来不乱跑；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